

聊起现在的自己，一张笑言：“野了，真的是野了。”

是自媒体博主、是话剧演员、是广告模特，自信、洒脱、张扬是这位“大女孩”的代名词。一年前，60岁的她选择离开熟悉的家乡，从青岛来到上海成为“沪漂一族”。剪去留了二十七年的黑色长发，推翻过往从零开始学做博主，由内而外地“重启人生”。

在互联网的广阔天地里，人不再仅仅是茫茫人海中的模糊身影，而是一个个鲜活灵动、各具魅力的独特个体。在自媒体这方舞台上，你所从事的、你所热爱的、你所向往的、你所擅长的……都能够成就与众不同的你。沪漂“大女孩”一张，也在这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鲜花与掌声。

一张的故事，或许也是你的故事。以下是一张的自述：



1人2狗733公里 玩转自媒体、广告和话剧 60岁“大女孩”沪漂“重启人生”

在上海的 N个人生第一次

我是一张，60岁选择离开青岛来上海讨生活，一人两狗成了“沪漂一族”。

我是广告模特，干练的白金短发、时髦的造型穿搭，是许多人对我的第一印象，不论是街拍还是秀场，我都拿出最好的一面hold住全场；我还是话剧演员，站在舞台上，力求将最真实、最动人的表演呈现给观众；同时我也是自媒体博主，在镜头前分享自己的感悟与穿搭经验。

许多人认识我，是通过一张我和女儿的朋友小关的合影。在那条帖子下，许多人评论我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但回想起最开始的尝试，实则并非出于自然而然，而是源于女儿和小关的一种微妙“逼迫”。

抹胸上衣、墨绿色阔腿裤，当小关拿出她的衣服让我试穿时，我的全身心都是抗拒的。站在镜子前的那一刻，我惊呼：“天哪！我从来没穿过这样的衣服，这样怎么能出门呢？”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。我喜欢穿各种花边长裙，戴亮闪闪的耳环，背各种漂亮包包，但在我的观念里，没有人会穿这样暴露的衣服，我也担心走在街上会被人指指点点，当作“异类”。

在女儿和小关软磨硬泡一再劝说下，我给自己做了一层又一层的心理建设，临出门还在肩上搭条丝巾给自己壮胆。一开始，我害羞又拘谨，感觉连头都抬不起来。但在拍照过程中，我慢慢地打开了自己，大胆地去展现真实的一面。因为我发现，在安福路上，没有人在意你的行为，也没有人在意你的穿着是否标新立异，这里只有对个性的尊重和包容。

来上海沪漂，我觉得我又“活了一次”，还解锁许多个人生第一次。

为了独立完成工作，我从零学起写文案、修图、拗造型。写的内容没有网感，我就每天在网上看一些对我有帮助的文案，一点点积累；摆动作手足无措，我就对着镜子自己练习或者模仿别人的摆拍动作。虽然眼睛的老花导致看东西吃力，长时间盯着屏幕会流泪，但我知道我必须学，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。

我从小对话剧情有独钟，上学的时候还尝试过演话剧，不过工作后就再没接触过。所以，当工作室邀请我出演沉浸式话剧时，我欣然答应。反反复复地口述、慢慢地捋出主线，在半年的排练过程中，我几度想要放弃。

可当帷幕落下的那一刻，我似乎看到了年轻的自己，我是那样的美丽。在后台，大家给予了我很多鼓励，送我的花多得都抱不过来。

不想做一辈子的 “乖乖女”

我的身份是个好女儿、好妻子、好妈妈，普通、安稳，符合世俗的期待。

回望我走过的60年，我的生活、工作甚至婚姻，都是由父母安排好的。作为山东人，孝道仿佛是刻在骨子里的，哪怕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庭与孩子，我依旧遵循父母的想法来生活，理所应当认为不能惹他们生气。

我之前在技术岗位，具体是做火车头部分的地面接收和发送信号。对于这份工作，我不喜欢也不擅长，但因为父母觉得合适，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下来，我曾无数次试图从这份机械而又枯燥的工作中寻找乐趣或意义，但总是徒劳无功。

人们常说“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”，这在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如果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，我都要征求父母的意见，没有父母的点头，我连男方的面都不能见。结婚后，我努力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，就像画本子里讲的“男主外，女主内”，我的丈夫一直跟我说：“你只管把家里打理好，把生活料理好就很不错了。不要追求事业上的成功，否则你会付出很多的。”

在我52岁那年，丈夫因病去世，我一下子跌落到了人生的谷底。往后八年里，我每天都打不起精神，有时几乎一个月都不和人交流。后来我的母亲离世，使我在悲痛中迷失了方向，彻底走不出来了。

女儿看出我的状态不对，说我一个人住在青岛太孤独了，问我要不要来上海住一段时间。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我觉得我去了就是添麻烦。女儿又建议我做自媒体博主，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和经历。自媒体博主？一个离我多么遥远的词，况且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有谁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？在我犹豫不决之时，女儿给我租好了房子，一声声呼唤催促着我离开泥潭。

我告诉自己，已经8年了，应该做出改变了。简单地收拾行李，带着两只12岁的狗狗，一个人从青岛开车来了上海。没有激动，也没有兴奋，笼罩我的是木讷和迷茫，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。60岁这年，我离开了熟悉的家乡，来到上海成了“沪漂一族”。

去理发店剪掉了二十七年的长发，是我来上海做的第一件事。除了剪短，我还将头发漂染成白金色。仅是看到镜子的第一眼，我就爱上了我自己。

在这里，我常常和年轻人打交道。他们不喜欢婉转和猜来猜去，一切都是敞开了说。回归低语境，让我觉得特别轻松和舒畅。

成为时代的 “大女主”

在社交平台上，不少年轻的粉丝都喜欢喊我“电子妈妈”。通过自媒体分享自己日常生活的同时，还能感染到这么多年轻人，让他们开始想象，如果有一天，父母也能活成一张阿姨的状态该有多好，我特别有成就感。

这些年轻人常常给我私信，问我如何才能让父母理解和接受他们的与众不同，与父母更好地和平相处。坦白说，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，应该是你们年轻人给我建议。我只能告诉他们，有时间多陪父母出去走一走，时间会让他们慢慢认可你的决定。

或许是生活圈层不同的原因，我当年也很不理解女儿的一些做法，但当我来到上海和她一起创业、同住生活以后，起碼我不会像之前那样催她结婚了。

在这个年纪选择沪漂，我也曾听到过不少反对的声音。有人说，你在老家安逸地养老不好吗？有人觉得我只是在作秀，真实的生活哪有那么阳春白雪。

选择留在上海，就是因为我喜欢这座城市的很多细节：我叫到过聋人司机的网约车，他们一样可以找到一份喜欢的工作；我去过无障碍酒吧喝酒，服务生是一名重度听力障碍者，但他依然可以和我们一起享受夜生活；我带着自己的狗去徐汇滨江，那里有不少宠物友好餐厅和商店……

曾经的我，主要为家庭、为父母、为子女而活，但如今我只想为自己活。现在，我找到了那种一睁眼就感觉自由幸福的感觉，想怎么样过，就怎么样过，不再惧怕别人的眼光。虽然，我并没有办法完全打破生活的条条框框，但至少是一个逐渐打开的过程。

我也是后来才听说“大女主”这个词，在我看来，不去依附任何人，勇敢地掌握自己的人生，就是我心目中的“大女主”人设。前段时间我参加了羽西的一场活动，她年纪比我大不少，今年70多岁了，但每天的工作档期依然排得很满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好，我也想成为像她一样的人。

关于未来，我的内心早已罗列出好多想做的事，或许我会先考虑换个浅粉色的新发型。短期内我还准备学习骑马、跳伞、潜水……只要是没有尝试过的，我都想去试一试。

(新闻晨报)